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 wanbaofukan@163.com
 请在主题标注
 “艺海拾贝”。

老家村子有三条街，南街和北街原来都是绕村的小路，因为村里人越来越多，就沿了那路的更外面，慢慢筑起一个个院落。可直到今天，村里人依然将南街和北街，称为南边道上或北边道上，若是说去街里一趟，那说的一定是中间这条街。

这街，的确是村里的根脉，沿街是有辈分的族人们的老宅。老街分叉开去，是一条条胡同，胡同里的人渐次年轻，渐次小了辈分。当然，随着老人们离世，后辈们在这老宅里重新顶家立户，这种根梢分明的排序也就变得模糊了，但许多传承还在，一直在。

老街两边的人家多殷实，即使清寒一些的，也不会围一个透风透雨的篱笆，无论如何都垒了院墙。这里，是村子的脸面，家方正，人也方正。

老街，一直是最热闹的。

说起来也没啥，一个小小的村子，能有啥热闹呢？只是因为村子里的人家，都是同一个姓氏，七拐八拐就成了一家人，谁和谁见了面，都会打声招呼，于是就有了热汤热水的热闹。一声三爷爷，一声二奶奶；一声吃了么？一声喝了么？高一声，低一声，都碰头打脸的亲，都是柴米油盐的暖。

村里唯一的小卖铺是三间铺面，但只有正冲街面的一间，摆放了些零零杂杂的东西。时不时地，奶奶会让我到小卖铺买些好吃的。那时候哪有什么好吃的，也就是糖块、糖球，好一点的顶多是麻花。

很多时候，钱会剩下一毛两毛的，这都要还给奶奶。哥哥姐姐们调皮，找张纸剪成钱一样的大小，让我递给奶奶。奶奶接到手就笑了，说道：“俺家小三又糊弄奶奶了。”

父母笑了，哥哥笑了，我也笑。奶奶双目失明，钱只要一上手，大小面额、真币假币，都分得一清二楚。这逗奶奶开心，也逗一家人开心的小把戏，一直玩到奶奶八十四岁去世。

小卖铺的旁边，是药铺。开药铺那人的儿子和我是玩伴，他常常偷些甘草和陈皮出来，分给我吃，让我至今迷恋甘草和陈皮那质感的甜和香，而讨厌糖和油炸食物。

小卖铺和药铺处在村子中心，每当农活收拾妥当

了的秋后，这里更热闹。夜里，汽灯高高地挂起，那说书唱戏的一拍桌子开了嗓：“听书的您都往东南看，打那边喳喳跑开一匹马能行……”明知戏词不能当真，我还是不自觉地往东南扭过头去。

走街串巷耍把戏的也来了，哐哐哐几声锣鼓响，老老少少的人们，立时哗啦啦围起了个圈子。那次挺突然的，耍把戏的把我拉到身边，端着一个盖了布碗，说：“你是想吃包子还是想喝糖水，今天你说啥，我就给你变啥。”

村南那个小镇的十字路口，每逢赶集的日子，总支起一个包子摊。那里的包子最香。想起那包子，我咽了咽口水，望着那耍把戏的，说：“我要——糖水。”

那人先是一愣，随后笑了笑揭开碗上的盖布，真是一碗糖水。一个大人狠狠扯了扯我，说：“你憨啊，咋不要包子？”

“你才憨呢。俺家这几天天天吃包子，就想喝糖水。”二哥推开那人，将我扯出人群，悄悄地问：“你咋不要包子呢？”

我说：“谁都想选包子，我偏要选糖水，是想让变戏法的出出丑。”

二哥听了，重重地擂了我一拳。“你才几个心眼子，还能耍得了玩把戏的？”随后又说，“走，我带你去吃包子”。

那是二哥第一次骑着自行车带我去赶集。村里的老街是没有包子的，但从此关于老街的记忆也有了包子香香的味道。

最近听张正扬的《老街味道》入了迷，那词那调我喜欢。我的老街没有千年的古风，但奶奶的竹杖轻轻在那里敲打；爹娘一个拉车一个推车，那风风火火的车轱辘，碾过又碾过；哥哥抡着他的军绿书包，逗弄三奶奶家的黄狗，一次又一次；姐姐背着我，摇摇晃晃在那里踱步，那时我很小，姐姐也很小。

谁的老街，说起来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让你和知心的人眉飞色舞地说着说着，忽然间就不苟言笑了。老街真的老了，那老了的，还有村里那些谁？



如果空气也会呼吸

□吕学民

滋心养肺的甘泉

如果空气也会呼吸
 空气会让空气
 至清至纯

如果空气也会呼吸
 呼吸会让呼吸
 通畅通达

如果空气也会呼吸
 它不会叩响那扇
 霉变了的大门

如果空气也会呼吸
 它不会搀扶那只
 衰老了的苍蝇

如果空气也会呼吸
 它会做清廉人

我的『悠然亭』

□王国梁

从我的住所往东走，不远处有一座亭子。这座亭子很简单，很普通，也没有名字，大概就是供走路走累的人进来歇歇脚，或者是为了给空旷的城郊起个点缀作用。亭子的位置比较高，进来小坐的人并不多。我有空时会去亭子坐一会儿，还为这座亭子取了个名字叫“悠然亭”。

自我给亭子取名后，就觉得这亭子专属我一个人了，喜欢说“我的悠然亭”。我不知道“悠然亭”的归属，这里应该是小城建设的一角，可我觉得它跟天空、原野、清风、明月、远山这类的事物一样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苏轼说：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”江山风月本没有固定的主人，谁有闲情欣赏它，谁便是主人。这样说来，“悠然亭”真可以算是我的了。

我在“悠然亭”小坐或倚栏远眺，都觉得心旷神怡，实在不负“悠然”两字。“悠然亭”像一只展翅的鸟，我置身其中，会觉得好像自己也有翅膀了，仿佛可以飞在白云中间。我衣袂飘然，神情平静，一种淡淡然、悠悠然的情怀油然而生。亭子的南面是广袤的原野，北面是繁华的小城，东面是古朴的村庄，西面是连绵的群山。人在亭子里，总习惯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，仿佛周遭风景皆是围绕亭子有意布置的。这样的时刻，人与亭合而为一，亲密相融。我在亭子里吹着旷野的风，时间和空间消失了，只有风从最遥远的世界不断地吹来。那样的时刻，我的心境悠然、陶然、欣然、释然。我的“悠然亭”，赠我以一亭清风，一方晴空、半缕闲云和片刻安宁。我回馈它的是懂得和欣赏，它就像被世人遗忘在角落里的才华盖世之人，只有我能发现它的光芒万丈。

在“悠然亭”里小坐，我觉得自己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

人。正如苏轼所说，我成了江山风月的主人，世间美好风景为我所有，夫复何求？即使我身无分文，尚且拥有这广阔天地、无边风月和精致小亭。

人们总说一句话：功名利禄皆为身外之物。这话是自古流传下来的，其中必有内涵。以前我没有思考过这句话的深意，想来“身外之物”这个词极为准确，名利、财物再多，真的属于你吗？未必。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，在你的身外，可能瞬间化为乌有。那么“身内之物”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就是内心拥有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正如我在“悠然亭”内，感受到的愉悦和放松，才是真正的“身内之物”。从本质上来说，人活得就是一种感受，你感受到了美好，生命就真正好了。

人生在世，无需一定要追求世俗标准的成功，内心的丰盈才是真正需要修炼的。正因如此，颜回才会在粗食陋室中不改其乐，陶渊明才会在贫困中享受东篱采菊之趣。其实人想要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很简单，比如我找到了自己的“悠然亭”。再说到美国的作家、哲学家梭罗，拥有他的瓦尔登湖，即使过着简单的隐居生活，他的内心照样富足。还有史铁生的地坛，地坛本是大众的地坛，可很多人来来往往，完全忽略了它，它便完全不属于这些人。地坛是史铁生的地坛，是所有为它驻足的人的地坛。

世界如此广阔，总有一个地方属于你。苏轼还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”造物主赐给我们无尽的宝藏，这些属于每一个人。无论在什么境遇中，你永远都不会一无所有。江上清风、山间明月、东篱菊花、路边小亭，哪一样不是财富？